

从“地域”出发——

笔谈(九)

# “故乡”的重新建构

——对湖南作家地方性写作的一种观察

□贺秋菊

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养自己的故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长久地触摸故乡的万物生灵,产生一种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这种情感成为作家的精神故乡,不断重回故乡,展开想象和叙述,讲述内嵌于故乡的故事,令重新建构的故乡成为文学意义上的“地方”。自现代白话文写作以来,沈从文率先以文学的方式为故乡发声,一代代湖南作家始终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建构自己的文学“故乡”,并进行着某种新的地方性写作探索。近年来,“新南方写作”“新东北写作”等地方性写作被反复提及和阐释。我们也在湖南文学里读到了蔡测海的三川半、水运宪的德华电机制造厂、陶少鸿的石蛙溪、何顿的幸福街、彭东明的坪上村、万宁的古罗村、马笑泉的飞龙县、沈念的大湖、纪建红的望城、郭沛汶的长沙……他们的写作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性。

湖南作家大多在不同的时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重返故乡的写作。沈从文在《自我述评》中写到,“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他大部分文学作品都在书写湘西,以文学的方式把一个闭塞的、鲜为人知的边陲小镇展示给全世界。他说自己“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他的印象里”,比较喜爱的还是“描写家乡水边人事哀乐故事”。古华也曾说,“山区小镇古老的青石板街,新造的红砖青瓦房,枝叶四张的老樟树,歪歪斜斜的吊脚楼,都对我有着一一种古朴的吸引力,一种历史的亲切感。居民们的升迁沉浮、悲欢离、红白喜庆、鸡鸣犬吠,也都历历在目,烂熟于心”。水运宪强调《戴花》的“主要内容来源于我的亲身经历,许多情节在我胸中已酝酿了几十年,可以说烂熟于心了”。

作家因故乡的丰沛的生活而拥有丰富的人生。写小说的时候,作家自然而然地就把自己置身于故乡的地域文化背景之下,熟悉的山川、气候、物产,熟悉的人物、语言、生活场景,熟知的历史、文化、风俗,落笔为故事的血肉。在长篇小说《地方》中,蔡测海写到,“外来人,到三川半是落地,生儿育女,三川半就是儿女的生地,这就是生根”,“人种植在这个地方,一代两代几代,不走了,就成本地人”了。成了本地人以后,造一座祖坟,“等儿子出世,长大了有个地方祭拜”。蔡测海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医生、记者,也当过教师,去北京求学,定居长沙,专职写作,最为牵挂的还是故乡湘西,他的写作从未远离湘西这个被他称为三川半的地方。三川半这个地方就成了他的文学故乡。

故乡滋养作家,作家书写“故乡”,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历史过程。地方性写作是一个自觉不自知的创作过程。而从故乡生活中成长起来的、土生土长的作家并不一定能天然地把握地方的文化精神。地方性写作要求作家有感受地方差异性、个别性的特殊能力禀赋,要能够依着这种地方性,寻找最有力的“地方”象征。比如,找到这个地方独有的器物、生命生长、气候、建筑风格、风土人情、民俗风情以及人物语言等。要能够对这个地方的人的眼神、举动以及小心思想看得明白,要能够“像乡下人那样熟悉五谷六畜的气息”,像亲人一般熟悉人物的日常起居与爱憎。值得注意的是,方言作为民间语言,是一个地方共同的词汇、修辞,是一个地方人物的神态、腔调、笑貌,也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方言作为文学里的地方性语言需要作者有对方言敏锐的发掘和捕捉能力,能够摹仿、记录方言,还要领略方言所蕴含的文化情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写出活色生香的地方性语言。

也并非所有作家的故乡都天然地宜于文学。王跃文曾说,“我心里装着一个小乡村,那里是我的文学故乡”。长篇小说《家山》建构的沙湾村是王跃文心里装着的那个文学故乡。但故乡并不是一开始就进入作家

的笔下。虽然乡村生活是作家王跃文最熟悉的、最入骨入髓的体验,但从20多岁开始写作以来,乡村生活经验从未进入过他的创作视野。他说自己“自小生活在乡村,熟悉那里的人,及风俗、风情、风物”,年轻时写散文,“想到的题目,总离不开故乡、祖母、母亲和童年”,但是觉得很没有意思,“提起笔来却相当隔膜”。于是开始写小说,写的都是同故乡无关的事,比如《国画》《梅次故事》或《大清相国》。直到40岁以后,“似乎是突然之间,对故乡的思念常常逼得我胸口发慌”,“记忆中乡村的人与事朝我扑面而来”,他写下了中短篇小说《我的堂兄》《乡村典故》《雾失故园》《漫水》和长篇小说《家山》等与乡村有关的小。重返故乡写《家山》,王跃文并不是简单地从记忆中搜寻记忆,而是扎实地搜集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方志,钻研户籍田亩制度、捐税征收方式,多次重返乡间田野实地勘察,和乡亲们谈天说地,直到一方水土和那些村民已鲜明生动地鼓涌于胸口,才投笔于纸上。这时候的写作在他看来,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语言、节奏、色调、情绪,都是自己过去的写作没有过的”。这便是一种建立在地方性写作经验上的打开。

我们不妨从几部文学作品的开篇读起。沈从文的《边城》开篇就写湘西的地形、地貌和民居特征:《萧萧》开篇写湘西十二月“乡下人吹喇叭接媳”,用一个有气候、有生活场景、有氛围的场景展示了地方的风土人情。古华的《芙蓉镇》开篇直接写芙蓉镇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点,全书按照地方的风、土、人、情分成四章来书写。同样,我们在王跃文《漫水》的开篇看到了田野中间的漫水村,在汤素兰《阿莲》的开篇感受到了干丘田村的秋意,在盛可以《息壤》的开篇体会到了益阳乡村一个小女孩和闹鸡师傅之间的微妙情丝。作家们选取了具有湖南地方特征的画面、细节或生活片段开篇,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文化、生活场域,也奠定了小说叙事的地方性调性。

在风土人情和生活情趣之中亦可见地方性。故乡进入文学,必然聚集着作家的记忆和情感。这些记忆和情感由一个个人、一个个人和一件件事组合而成。富有地方特色的山水风物、风俗情感、人情性以及文化典故,都成为作家们刻意追求的审美意境。“漫水”因为激水汤汤流过,四周几万亩田土无比肥沃,“漫水”养育的人,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处世习惯、情感形态、是非标准。故乡人物的习性、乡音和形象,也都是“地方”的风俗风情和山水阳光陶冶出来的。三川半人养出一种能力,“把大自然的所有物当成自己的器物,摘石为桥,碾地为路,取木为屋,搭火为伴。天高处为神官,地深处为鬼域。所用器物,无非是方的圆的扁的伸的吊的,全是模仿现成的自然形成的”。彭东明在《坪上村传》中让读者通过祖母的童谣、香包、驮带、生布袋、扁担等民间元素,以乡村的种种农人、农事、农具、农活、农俗触摸到蓬勃而野气横生的坪上村。万宁为自己“没有故乡而伤感”,但毫无疑问曾生活过的湘西和最后停靠的株洲已成为她的文学故乡,在《城堡之外》中她建构了古罗村这个文学意义上的“地方”,

麦家祠堂、罗水湖、辽阳、文庙呈现的地方风情以及祭祖、送祖、年俗、民歌等风土民俗,为故事注入了丰沛的情感和诗意。

此外,方言作为一种重要的地方性写作的语言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方言最能表现一个地方的人的神情口气,这样的语言描写最容易拉近读者与文学人物的距离。何顿用长沙方言写作,使用的是长沙思维,“霸蛮”“走佬来”“头遍”“歇气”“个把小时”“堂客”“吃不赢”等方言语汇俯拾皆是,语气泼辣生猛,在《幸福街》的方言中我们还能读到长沙人的犟韧不屈、豪放洒脱和快意伶俐。“四跛子的阿娘桃香,沙湾人尊她作乡约老翁!”作为《家山》的开篇,确定了小说叙述语言的地方性。湖南溆浦人称呼妻子为阿娘,“乡约老翁”则源自沙湾村的一个典故。对人物由衷的爱和深情使作家笔下极为普通琐碎的日常生活脱了庸俗,具有了生命的质感和艺术的美感。虎雏、天天、翠翠们身上的无知无识、顺适自然、黄麂似的生动跳脱,在沈从文笔下如沅水辰水般流动,如山间草木般鲜活。余公公和慧娘之间的情意在王跃文“心中最柔软的那支笔”下也没有乡土气。沙湾人与生俱来的善良、温厚、朴拙,王跃文也写得宁静祥和,“佑德公和有喜都坐在大天井,就着月亮打草鞋。容秀坐在茶堂屋纳鞋底,点着桐油灯。福太婆坐在天井对角扇蒲扇,免得打草鞋的稻草灰飞过来。贞一坐在娘身边,抬头看星星”。

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性写作并不等同于对某个真实的地方的写作,地方性的呈现不能游离于文学意义的“地方”之外。作家一旦被局限于某个真实的、具体的“地方”时,就会降低写作的格局、难度和美学视野。而那些主动营造的地方性写作还可能致文化地理学素材和史料的堆砌。卡尔维诺认为,“一个地方必须成为一种内在的风景,让想象力住在那个地方,把它变成想象力的剧院”。“地方”只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空间,让一切发生都在那个“地方”的烟火日常里,人物的思想情感也不越出“地方”,读者却能在他们身上读到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共同的忧患与情感。因此,地方性写作绝不意味着封闭和排斥,而是面向世界的。韩少功认为,“写作者首先是看世界,如果视觉图景都是雷同的,会有疲劳感。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我们会去寻找有个性的地方”。这与谢有顺所说的地方性“强调的是一种个性的个人的表达”不谋而合。

蔡测海在《地方》的扉页上写到:“地方,有风物,也有故事。地方,是山河,也是历史。”地方性写作要打开有风物有山河、有故事有历史的“地方”。沈念把自己不断重返洞庭湖的大湖写作看作是“在处理这片河汉众多、江湖川流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地方性格、地方经验和地方故事”。沈念的“处理”可以理解为探索新的打开方式。面对地方性写作,湖南作家或许不是要在对故乡的回忆式、乡愁式的书写中沉溺,而是要在已有的地方性写作经验中重新挖掘,重新审视,重新出发,不断展开和生成新的“地方”。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创研室主任)

文学名刊  
主编谈

“对好作品,我们有足够的尊重和诚意,也愿意为大家提供适时而灵活的编辑策略”

## 文学港

《文学港》创刊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起初叫《宁波文艺》,主要刊发宁波本地作者的文学作品,后来改名为《文学港》,办刊思路也作出相应调整。尤其是2013年,杂志由原来的双月刊改版成月刊,在荣荣主编的努力争取下,引入社会力量,设立了刊物年度奖——储吉旺文学奖,之后开始面向全国办刊,目前是浙江省四大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之一。

因为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办刊风格也兼容并蓄,在发掘新锐的同时,也不尽力联系实力作家,让杂志兼具广博而不乏深度的海派风格。目前,《文学港》主要刊发小说、诗歌、散文和科幻文学作品,以及若干专栏。相比于重要的文学刊物,《文学港》的份量还不够重,优秀的稿源也紧张,常常为头条作品烦恼,但我们编辑部有一条原则,尤其是对待产量并不高的作家朋友,因为他们信任我们,把新作投给《文学港》,那么我们就有义务尽量把稿子做透做好。前两年,我们有一个栏目叫“本刊观察”,一期刊发一个作者的两篇作品,同时在编辑好稿子以后,会同国内两位优秀的评论家,针对这两篇作品进行点评,而这两个评论家一般处于一南一北,评论风格和观点也有碰撞和争鸣,争取把这两篇作品的分析和评论做到最大化。

今年我们又推出了一个新栏目,叫“双响”,起初设计这个栏目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刊发一个作者两个不同文体的作品,毕竟全能的作家很少,但在跨文体写作的领域,确实有不少作家写得很好。在列出了一堆潜在作家的名单后,我们编辑逐一落实,但很快碰到了问题,比如有的优秀作家就热衷于一种文体的写作,那么他(她)提交了两篇作品后,我们到底发不发?后来,经过编辑部讨论,还是决定发,而且就在“双响”栏目。“双响”顾名思义是需要有两篇作品的,在作品质量过硬的前提下,我们觉得应该打破条条框框的自我设限和束缚。那次两个小说同期发表后,反响颇佳。之后,又一个优秀的宁波作家投了几篇稿子过来,她知道“双响”栏目对稿件质量的要求严苛,出于尊重和善意,她选了自己比较满意的四篇作品,其中两篇小说、两篇散文,想让我们编辑从中挑选两篇。审读完她的四篇作品,编辑部一致认为这四篇作品质量都是过硬的,在怎么选和怎么发的问题上引起了激烈讨论,最后,我们决定为这个作家破一次先例,把“双响”栏目改成“连响”,把她这四篇作品一起发表了。对好作品,我们有足够的尊重和诚意,也愿意为大家提供适时而灵活的编辑策略。

《文学港》虽然刊物并不大,但得到了各界的支持和厚爱。好多作家一年只写了一两篇作品,他们也会把作品投给《文学港》。我记得在评储吉旺文学奖的时候,好几次评委们都聊到了其中的作品。《收获》主编程永新老师就直言不讳地说,有些作品在《收获》也是能发头条的。在东君得奖的那一次评审会上,《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老师也说,东君投给《文学港》的作品和投给《人民文学》的作品质量是一样的。这让我们感动的同时,也感到了肩上的那份责任。

这些年来,《文学港》每年都有十余篇作品会被各类文学选刊选载,也有作品入选了“收获年度文学榜”,获得了其他各类文学奖。从储吉旺文学奖走出去的作家也有多人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各类文学奖。储吉旺先生作为一个作家、慈善家和企业家,一再对我们刊物的年度奖进行捐助,他怀有一个纯真而善良的愿望,就是让作家能体面而有尊严地写作,可以让有实力的作家能为衣食住行少一些烦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文学港》杂志办出更纯粹、更专业的水准。

(作者系《文学港》副主编)

### 对好作品,我们有足够的尊重和诚意

□雷默



### 新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

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艺报 台办

在宏观的历史大背景之下,与上海一江之隔的隶属南通的如东,不过是中国近3000个县区中的小小一个,这一靠近南海的蕞尔一隅的县级小市,能有什么惊人的故事?她在中国张开臂膀拥抱世界加入的环太平洋的亚太经济圈中能有怎样的方位?丁捷报告文学《望洋惊叹》从洋口港这一小小切片入手,细说一个港口从无到有的前世今生、一个滨海小县的筌路蓝缕波澜壮阔、一个小县的顺应大潮坚韧不拔、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敢想敢干挺立潮头,展现出南黄海南人汪洋恣肆向海而生的冲天豪气。

《望洋惊叹》共分“兴叹篇”“惊叹篇”“咏叹篇”3篇16章,近26万字的篇幅盘点如东的洋口港,若仅仅局限于一座港口的动议、立项、开工建设,仅仅着眼于一个港口中的曲折折故事点滴,不能说不行,但往往会失之于就事论事登东山而小鲁,会缺乏一定的历史感与纵深感。丁捷避开这一惯常的套路与窠臼,把洋口港置放在南通的如东,置放在南黄海的如东,置放在历史经纬中的如东,有顾家三兄弟的传说、扶海州的由来、八仙过海的附会、贾大夫射雉的佳话、精工填海的传奇、文天祥在宋元较量搏斗之中的无望奔走、煮海为盐的艰辛、甲午之年黄海大战的血雨腥风、抗战之时陶勇姬鹏飞等人在苏中四分区如东一隅的艰苦卓绝、粟裕运筹帷幄创造七战七捷的军事传奇,更有史不绝书的发生在如东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多次灾荒,水涝、旱灾、风灾、虫灾、地震、严寒、冰雹、病疫、饥荒。因有这样的如东,就有了历史的苍凉与厚重,就有了人世间的苍凉与磨难,就有了切合一地民风的民情精神概括与提炼、升华。

### ■评论

#### 丁捷报告文学《望洋惊叹》:

## 书写向海而生的精神华章

□王振羽

《望洋惊叹》在诉说如东这一地域历史的厚重灾难频仍的同时,彰显出这一地域环境中人们的坚韧不拔不屈不挠,以及人们的精诚合作向海而生。丁捷说,江海交接,大滩洪荒,如东地理特殊,人们被逼迫与任性的大自然抵足而眠并肩而行,上天的赠予也不断激励子民接受大海的拥抱,忍受风浪的肆虐,且抗争且妥协,且合作且感恩。人们世代怀着敬畏的心情生活,一腔热血地奋斗不息,一出生生交集悲欣,一代代跨越峰峦,打造了绵延的锦绣江河,也书写了流芳的丹心文章。筑坝、围垦、养殖、煮盐、下海,范仲淹的棉风沐雨披星戴月并非文人夸饰凭空想象,状元张謇的扎根通海创办实业改造社会也不是闭门造车,坐井观天,他们充分认识到这一地域的优势所在,充分认识到自强不息的真谛旨归,充分认识到靠海吃海并非虚妄与不切实际。

时代发展到风起云涌的20世纪80年代,如东人已经非常切实地认识到,靠海的发展再不仅仅是睬文蛤等滩涂上的“迪

斯科”,不仅仅是海洋捕捞、地里刨食,他们的目光开始眺望大海,他们的触角已经雄视整个大洋,这就有了40年前近乎异想天开的一种想法,如东能否也有大港?孙中山先生生前曾经有东方大港的设想,如此浩瀚无边辽阔无垠的海岸线,王侯将相,“港”有种乎?

以人的胆魄执着加之科学务实的精神,终于使南黄海一隅的大港梦中生有横空出世。世人多知黄河多次改道饱经忧患,如今的黄河入海口也不过数百年时间。世人也多知处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淮河也曾经是四水之一,却因为黄河夺淮,以及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南北而存在感大大减低。长江这一母亲河这一中国最长的河流曾几何时也是有多条通道注入大海,西湖、太湖都曾经与长江密切相关,也是长江入海的通道。长江在当年也曾经有一脉东流在如东入海。究竟在哪里?据科学家们的反复研究,就在如东的洋口。经过一番反

复思索审慎论证,就有了在此修筑港口的声音。敏锐而执着、胆大而心细的如东人就此而心生渴望就此而不言放弃。丁捷在书中提到周树立到北方寻求专家在火车站广播找人故事,常务副县长单晓明一千人等在北京小吃店吃饭的窘迫,在香港会晤港商捉襟见肘的尴尬,更有审批手续的一波三折,专家意见的歧见纷纭,山重水复,曲曲折折,20年的不屈不挠、上下求索。一个小小如东,居然做出来这样一篇大文章,真是人间奇迹。

终于柳暗花明,但资金从哪里来?有什么项目落户港口?丁捷在《望洋惊叹》中如写章回小说一般,细说港口开工前后的曲折绕山重水复,有的已经签字画押最终却功败垂成,有的虽然没有具体参与,但因高人点拨茅塞顿开,有的看似不大靠谱却历经磨合终于合作成功。王永庆的高屋建瓴、杨镜吾的几乎“不认”老妻、单晓明的风风火火、王颖夫妇的科学求真,众多人物在其中默默奉献孜孜以求,方才有了一座大港的巍然耸立,生机勃勃。转眼间,这一港口一路走来,居然与北冰洋、与白令海峡、与中东有了密切联系,所谓的经济全球化,这不就是生动而具体的一个例证?20载春华秋实,这座港口已茁壮成长,成为如东乃至南通的一代靓丽名片,成为这一方水土全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极。

值得一提的是,《望洋惊叹》行文节制,收放自如,不无端地抒情,不刻意地拔高,而就在不疾不徐的娓娓道来中全面展示出一座新生港口的前世今生。

(作者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